

晒谷场上的春秋



□ 卢俞州(壮族)

说到生产队,经历那个年代的人,都会颇感亲切。从我记事起,生产队已没有了,但生产大队还遗留下不少集体的东西,比如鱼塘,比如仓库,比如晒谷场,比如放牛场。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进,生产队的许多集体的东西,分的分,毁的毁,在村子里日渐销声匿迹了。而生产队的晒谷场保留得最久,也成了我们那时的欢乐场。

甲路村的晒谷场,在村子的东南边的小土岭上,像个大球场,平坦,宽阔。晒谷场的东边是一个陡坡,种着一片竹林,站在陡坡边沿上可以望见几十公里外的延绵的群山,早上太阳就是从那山垭口露出头来。竹林里有一种野果,壮语音为“勒仑”,藤类植物,成熟的果颜色是橘红色,形似一颗药胶囊,味酸甜,是我童年夏季所好野果之一;南面,隔着两条河和一座名为“闹题莫”的土山梁,远处也是延绵的山峰,有似官帽的山头,也有似春堆U形轴的山头,横过半山腰是一条大公路,通往邻近的乡镇,甚至还通到邻近的县,白天车子呜呜呜呜叫,夜里车灯光柱扫射山坳,村里的狗汪汪叫个不停,犬吠声在村子上空阵阵回荡;西边是阶梯一样的稻田,稻禾碧绿的时候,蛙声连连。

北边上的梨树,一株老梨树最是令我难忘。老梨树再上来是两株高大的枫树,高约三四丈,直插云霄。一条路自村里下来,一直过晒场边,通往村里所属的山林、稻田、河流、岭坡,之前是一条小便道,人行的步道,后来生产队购买了拖拉机,就扩宽为拖拉机路。梨树和两株大枫树,从南到北,几乎是在同一条线上,就在路的东边。老梨树,不知何年何人栽种,树直径三十多厘米,高丈余,树枝繁茂,远观像一棵蘑菇或一把撑开的伞。大人小孩,没事总是攀爬到树上玩耍,休息。为了攀爬方便,有人用斧头在树的一边,砍出一阶一阶的,脚可以踏着那一阶一阶往上蹬。也有人进山时路过梨树下,忍不住拿柴刀斧头随意地修砍梨树的皮,长年累月造成梨树身上伤痕累累。梨树每年都结果,很多的果子还没有成熟,大伙就抢着摘,吃起来就有股酸涩味,吃完,嘴里酸涩味久不散去。当然啦,我们有的是办法,梨子摘下来,进鼎锅猛火煮一番,再吃,涩味全无,甜中还略带点酸。那时,这样吃梨子,还吃山上的野果子,是儿时最美好的事。

生产队时期,晒谷场,除了晒谷子,最热闹的就数分配谷物的时候了。各家大人小孩拿

着自家的篮子、布袋排长队等候,队长、会计、出纳忙得不可开交,喊到谁家的名字就赶紧挤进来装上,花生啦,大豆啦,红薯啦,芋头啦,稻谷啦,一应俱全,家家都有份,笑嘻嘻地搬回家去。也有一些人在埋怨,说自家得到的红薯长虫了,得的花生有干瘪的等等。人们忙碌的身影,小孩打闹声、收获的喜悦声和埋怨声混杂在一起,构成一幅丰收的有声图景。

同时,晒场也是集体活动的场所。村里开展学习活动,或是开大会都是晚上在晒场上进行。村民们各自带一张小木板凳,讲话的人有时是站着讲,有时是坐着讲,队伍也不那么整齐,很随意地找个空位坐下即可。女的带着针线活来,一边听,一边打毛衣、纳鞋底之类的,男人多半是边听会,边默默抽烟,也有在嗑瓜子的,也有偷偷讲小话的。后来那年伟人去世,村里最隆重的追悼会就在晒场举行,大家默哀,抱头痛哭,哭得整个晒场的气氛都是湿漉漉的。这些都是听父辈和哥哥们说的,我没有亲身经历过生产队集体的事。

那时有个走村串巷的照相师来到甲路村,大伙兴奋得很,都换上新衣服到晒场拍照,摆着各种笨拙的姿势。个人照,几个小伙伴照,尤其是全家照,搬着凳子,坐北朝南依次排好,背景就是老梨树、大枫树,远一点的景,

依稀能看见村里某家的房屋一角。我家唯一的全家福就是那个时候拍的,多年以后,我还记得照片里面那个傻乎乎的少年的鬼脸,那张照片保存不好,现在已经没有了。

记忆深刻的是守谷子的那些事。所谓守谷子,就是晒谷子时,小孩要负责守在晒谷场边,一是守住成群结队的麻雀,不能让它们抢食稻谷,二是守住雨,一旦下雨就立即收拾谷子,搬进晒谷场边土泥墙茅屋的小仓库里临时囤放。那几年夏天和秋天,我就有守谷子的经历。没有雨的一天,守谷子是快乐的事,我们一帮小伙伴爬上老梨树,追打打,或是坐在某个枝丫间休息,看看小人书。也看看课本,偶有麻雀来袭击,在树上吼一声也就飞走了。也有胆大妄为的麻雀赖着不走,我们就从树上跳下,拿着扫帚追打一番,一边追赶,一边吼骂,尘土飞扬。也有时候,没有晒谷子,就学着《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国士父亲的方法捕捉麻雀。最苦的事,是遇上阴晴不定的天气,眼看着乌云密布,大伙就商量研判,是否要下雨,胆子大的,坚持不收谷子,过一会儿还真的烟消云散,晴朗的天。有时正在商量的当子,雨点就来了,慌忙用T字形的木刮子收拢谷子,再以扫帚扫成堆,疾速盖上薄膜布,躲过一场大雨;也有时,来几滴雨,火急火燎地收拾,大汗淋漓,天忽然又放晴了;大多数时候是失算的,总在大意之间,雨猛然而至,哗哗下个不停,来不及收拾好,一地的谷子就被冲刷出晒谷场。大人回来,小则口头批评,大则棍棒痛打。守谷子,有休闲快乐时光,也有提心吊胆的担忧,有喜有乐,喜乐参半守谷子的日子啊!而如今看来,不管喜乐,令人无限回味。

后来,家家起楼房,楼顶都留出一块平台作为晒谷子用,再也不用担着谷子到晒谷场去晒了。

我至今弄不清老梨树、大枫树、晒谷场消失的确切时间。还特别地挂念老梨树,曾问过一直在村里生活的二哥,但他总是语焉不详。生产队遗留的东西几乎都不见了。多年以后,活在村里的人们连“生产队”是什么东西,也一定茫然不知了。

微小说

入木三分

□ 韦健华(壮族)

刘艺的笔头厉害,要不他怎么能当上县委办主任。

刘艺就是因为能写新闻报道稿件和讲话稿,工作报告而从一个乡村中学老师一直当到乡里秘书、乡党委宣传委员、县委办副科级秘书、县委办副主任,后来还当了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成了副处级领导。

从刘艺当上那乡党委宣传委员开始,人们就发现他的最强项不是新闻报道与政务文章,而是小说。工作之余他写的一些小说在当地很有影响。刘艺虽说在官场但他的小说却以揭露、讽刺小市民之间的一些丑陋现象而著称,形成了他小说的风格;他的小说也因此多次在市里、省里获奖。

人总有退下来的时候,刘艺也是如此,这年他就变成了副调研员。退下领导岗位后,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写小说,刚退下来的第一个月他就创作并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官场小说。这篇小说对官场的黑暗描写得十分逼真,对官场中的腐败与丑陋揭露得淋漓尽致,对官场人物刻画更是入木三分。这篇小说很受读者喜爱,还破天荒地使得发表这篇小说的那期纯文学期刊脱销和加印,还在社会上引起了意想不到的轰动。许多报刊编辑都来向他约稿官场小说。

刘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文如泉涌,写的几乎都是反映官场的小说,而且一篇比一篇写得好,一篇比一篇受欢迎,他退休后的这类官场小说屡屡在省里获奖。他的官场小说形成了他的小说创作的主要风格,文学界公认刘艺的小说是当代中国官场小说的一面旗帜,是难以逾越的高峰。

的确,他的一篇官场小说最近不仅获得了国家大奖,据说还要被推荐参加亚洲文学评奖。

剪纸绘本里的八桂情味与花山史诗

——《黑龙洞》《灯笼山》创作剪影

□ 廖子睿

民族史诗里很多精巧的展现,这些展现既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花山岩画在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一刻,跨越千年的历史故事就在文图及器物的挖掘、展示和分享中被一一打开。一个个穿越了千年的传说跃然于纸上、画里和屏幕中——更融入到在地人新时代的血液和传承里。广西地处中国的西南边陲,历史上曾是山海云涌的地方,它在千百年的历史变迁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一种以壮族风情为主、融合了多种民族元素的桂系特有的风采。于是在新时代的文脉寻踪里面,桂娃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也成为广西民族特色中给人们讲述在地传说和故事最好的链接……

这种链接呈现在桂娃故事之花山岩画传说系列绘本《黑龙洞》和《灯笼山》上,未来还会有该系列的其他著作相继出版。民族史诗与非遗融合,这不但是种艺术的表达,更是民族风貌的传承。这两本书的作者——出生于广西梧州的作家吴烜老师,与出生在西兴业的剪纸技艺传承人的钟响睿老师。一位把桂娃与花山岩画巧妙结合,并抒写成了故事里爱憎分明、正义勇敢的桂娃和红色小人等;一位把故事中栩栩如生的形象剪贴出来跃然在纸上。她们努力地把广西在地文化和花山岩画这个惊艳世界的传奇,与民族特色的灿烂以多元丰富的形式展现了出来。这种坚守和传承正如书中打动人的故事和剪纸技艺一样绵长隽永,精粹悠远。

民族的文化是深刻和充满特质的,而《黑龙洞》和《灯笼山》这两本绘本却采用儿童能够洞悉和理解的方式,深入浅出地讲述了一个更加具象、贴切和富有想象力,却又是虚实之间能够相得益彰的故事。故事里不但让桂娃这样一个形象立体化,更让花山岩画这样具有八桂情味和史

诗的艺术巧妙地融入其中,让更多的读者得以亲近和了解历史,这种精巧地表达不论是文字还是以剪纸的方式来呈现都是值得赞许的。因为文化传播向来不易,要把具有深厚历史价值和特质的民族文化讲述和展现得生动有趣,易于表达又不失原味和庄重,更需要竭尽全力进行创作才能获得优良的效果。

绘本创作向来需要“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这是陆机在其著作《文赋》中所叙述的,而且越是民族的越不易抒写和表达,因为是史诗,更需要有“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端……”的气质。花山岩画太有韵味,太在地和太八桂了,这样的绘本不但是抒写孩子的,也是抒写民族和彰显地域特质的,一旦下笔粗浅必然会贻笑大方。作家吴烜老师和剪纸技艺传承人钟响睿老师在两本书的创作上不但做到了深入浅出,升华情味还保留了民族特质,故事里面的桂娃、花山岩画的元素和剪纸技法融合成了壮族璀璨文化中的表达,一种“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的表达。

深入浅出向来就是文艺表达的一种方式,特别是为孩童创作文艺作品中的一种最常用的方式,这让笔者想起了已故的中国台湾地区儿童文学大家林良老师的著作《浅语的艺术》。正像这本书里所传达的那样,浅语看似简单,但是想要达到艺术的高度与层次并非易事,浅语和艺术能同样达到同一种高度和层次才是写给孩童作品的最佳方式。在这两本充满八桂情味与花山史诗的绘本《黑龙洞》与《灯笼山》中,这种浅语的特质和艺术的彰显是贯穿全书的。

比如书中写道:“桂娃拿起花花绿绿的绣球,在空中抛来抛去。”又比如“大家载歌载舞,欢快地歌声在山河间回荡……”

这些看似很短很浅的语句,却在绘本故事与搭配着剪纸的画面形成了一种看起来浅显简单,但是却附着着深意的表达,这就是绘本文图合奏的巧妙。而剪纸技艺画面本身更增加了艺术的魅力,让整本书显得更富有民族特质和艺术风采。

除此之外,故事中关于花山岩画的虚实抒写也是桂娃故事之花山岩画传说系列与其他绘本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在《黑龙洞》中跟桂娃一起降伏了黑龙的天兵天将错过了回天宫的时间,就变成了岩石画上的红色小人儿,与太阳神之子桂娃一起守护左江百姓;而《灯笼山》绘本里对花山岩画小人的表达,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被桂娃手中的铜鼓吸引而来的青蛙和挂娃一起打败了偷夜明珠的怪物后,变成花山岩画上的红色小人,它们最终也守候着幸福的左江百姓。这样把史诗融入神话传说的方式让花山岩画这种具有史诗般传奇的世界文化遗产变得更具魅力和传奇性,让更多的人能够对其充满兴趣、向往和思考,并能通过更多地了解和发掘,找到花山岩画的真实历史及艺术呈现的来源,这样的表达是合乎情理也是符合艺术追求的。

虚实跳跃的抒写只是文学和艺术中的一种创作手法,但是这种创作是有根据和来源的,并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来源除了广西的民族特征,绘本的剪纸技法的呈现与传承之外,更源自花山岩画的魅力。如果没有最终成形的花山岩画中的小红人作为文本的归一,无论故事的抒写多么精彩,剪纸技法多么卓越,都少了一些情味和广博。正是有了花山岩画才让《黑龙洞》与《灯笼山》充满了八桂的情味与花山的史诗。别犹豫,打开它们来阅读,一场浓郁的八桂民族文化盛宴正向你露出丝丝光彩与锋芒。